

御批

通

鑑

輯

覽

鑄記書局石印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三十七

南北朝

戊辰元嘉五年魏神龜元年西秦王乞伏慕末永春二月魏人及夏戰于上邽執其主昌以歸夏赫連定稱帝

於平涼魏人追之敗績夏復取長安魏將軍尉眷攻上邽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邱堆城清軍

合斤以馬疲糧少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之子曰赫連昌捐而無謀好勇而輕每自出挑戰眾皆識之

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既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自出搏

戰軍士爭赴之夏主敗走頡追禽之昌至平城魏主以妹妻之賜爵會稽公後昌以謀叛見殺夏平原王定收其餘眾奔還平涼即位改

元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禽深恥之乃捨輜重齎三日糧追夏主定于平涼夏軍將遮會魏軍食

少無水夏主定乃分兵夾擊之魏兵大潰斤為所禽夏人復取長安

夏五月秦王之伏熾磐卒世子暮末立

六月宋以王弘為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光祿大夫范泰說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威盛當存降

挹弘納其言遜位不許固請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乙未朔日食

己未元嘉六年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都督荆湘等州軍事王弘乞解州

錄以授義康宋主不許而以義康為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晉南渡後備置徐州于京刺史與弘共輔朝

政弘既多疾且欲遠權由之務以義恭為荊州刺史督八州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宋主與義恭書曰天下

成實亦非易汝性褊急宜念裁抑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祇順之理天下安危汝二人耳汝一月

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府舍不須改作魏虛懷博盡母以喜怒知人名器深宜愛惜爵賜尤應裁量聲樂

遊嬉不宜令過指酒漁獵一切勿為供用奉身皆宜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又宜數引見佐吏相見不歡則被我不親無因得盡人情復何由知眾事也

奚斤始創豎要自固不從安頡之謀及赫連昌成擒乃以功出偏裨為駐昌疎遠敵其進也由於妬功其被擒也仍由於無能庸懦好忌清流深可恨亦可哀

三月宋立子劬為太子

夏四月。魏主伐柔然。

魏主將擊柔然。羣臣皆不欲行。獨崔浩勸之。

尚書令劉澤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
言于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歲星解

月太白在西方三年天子大破走敵雖克不利于上浩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修德月食修刑比年以來
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疑辨曰天道猶是其職至于民
事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裁施之于今殊不合事宜蠲蠲土馬國家邊臣中間叛去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
令復舊役非無用也淵辨等不能對魏主大悅公卿或尤浩曰南寇同除而捨之北伐若後有強寇將何以
待之浩曰不然南北殊俗水陸異宜以劉裕之雄傑吞併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其色不難冒況

家言今日君臣非
不能制夏則此
舉必高放主上
策武士固可寒
心矣南寇抄今
掩其不備以望
之賊可一舉而
殲也

永遠時不可失寇謀之謂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
學耳三陰已為干之陰已為支之陰已合為干支皆陰是為三陰之歲旄頭昂七星生西方又為旄頭

先是宋主因魏使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豎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攻非良策也吾行決矣遂發平城至粟水三胡

省注在漢北近橫山有實憲故壘在焉。柔然統升蓋可汗先不設備遂燒廬舍絕迹西走部落四散。魏主分軍搜討俘獲其眾至涿邪山諸將慮有伏兵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不從引兵還。魏主得端端降人言可汗被病以車自載入南山民畜窘聚無人統領相去百

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深悔之紇升蓋可汗憤悒而死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

武都王楊元卒。弟難當廢其子保宗而自立。
 十月，魏以崔浩為撫軍大將軍。魏主加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嘗置銅鏈于酢器，夜有所見。

即以鍾畫敘作空記之魏王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魏主必為之舉劾或立嘗不還嘗謂浩曰卿才智淵博著忠三世故朕引以自近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冠纓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其胸中所懷乃過于兵甲朕之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教也又教尚書曰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十一月己丑朔日

食。星。晝。見。十二。月。秦。地。震。

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十二月。秦地震。野草

[illegible]

十一月己丑朔日食星晝見十二月秦地震日食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河北地闇十二月秦地震野草

晉自序

唐元嘉三年春三月宋遣將軍劉彥之等伐魏 宋主有恢復河南之志詔蘭甲卒五萬給各將軍劉彥之

統將軍王仲德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將軍段宏將精騎直指虎牢劉德武將兵繼進長沙王義成

征討諸軍事出鎮彭城為眾軍聲援先遣將軍田奇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今當修復舊境

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聞河南是我地必若進軍當權鉞成相避冬寒水合自更取之

秋七月魏河南諸軍退屯河北宋到彥之等取河南 魏南邊諸軍表稱宋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

之以挫其銳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鄉導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然獨崔浩以為不可

南方卑濕入夏水漲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疫不可行師且彼既嚴備城守必固留屯久攻則糧運不

繼分軍四掠則眾力單寡以令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直待其勞倦疲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

此萬全之策也西北將從陸下征伐多獲美女子珍寶南邊 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

諸將聞而謀之亦欲南討以取資財為國生事不可從也 魏主乃止諸將復表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已

戍守及就澧水造船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仍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浩又固諫

曰楚之等皆彼所愛忌今聞國家悉發精兵大造舟艦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謀除劉宗必舉國響應恐

藉銳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敵以却敵而反還之矣且楚之等皆驕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譟無

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 魏主末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客氣在揚州一也庚

國家兵連禍結而已 魏主末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客氣在揚州一也庚

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發感伐于翼野王觀及澧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賊五也夫興國之君先修人事次盡

地利復觀天時時災萬舉全令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畜三者

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 楊州于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為金庫魏主不能違路乃詔造船三千艘

千為火旺以火害金故云害氣庚金午火歲在庚午以火犯金故曰自刑魏主不能違路乃詔造船三千艘

蘭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到彥之自淮入泗泗水濬

水下澆 日行纔千里七月始至須昌 漢縣明帝故城在今山東泰安府東平州乃沂河西上魏主以河南四鎮兵少命悉眾北渡

為參 彥之留朱脩之 字恭祖義陽平氏人守滑臺尹冲守虎牢杜驥 字度世豫守金墉諸軍進屯靈昌津 北通謂之延津石

戰艦劉曜于此以河水冰泮列守南岸至于潼關于是司克既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

魏南邊守將請逆擊宋人雖未必盡由私利起見然其謀則不及崔浩遠矣至欲悉誅境上流民尤為乖謬河北皆魏地流民皆魏民安有防人侵掠自先戕賊無辜乎

窮敝出降乞延
殘常於理當憐
而有之赫連定
乃竟誅害無恤
類殘忍極矣未
半年而定亦珍
城足為暴虐者
戒

損若空棄滑臺也。使成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十里，業豈朝廷委任之意耶？彥之不從，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既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虜去我猶十里，滑臺尚有彊兵，若遽捨舟南走，士卒必散。彥之乃引兵自清河注見前入濟南，至厯城。漢縣，今為山東濟南府治。焚舟棄甲，步趨彭城。時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皆勸妻鎮還都。義欣不從，魏攻濟南太守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魏眾大集，承之使僱兵關門，眾曰：『賊眾我寡，奈何？』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爾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既而到彥之，王仲德皆下獄免官。宋主見垣纓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蕭承之字嗣伯，南蘭陵人，齊高帝之父也。北高平郡治湖陸，注見前。宋有南高平，備郡故北云。

十二月，宋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壽陽土荒，民散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城府完實，遂為

盛藩。守險久廢，義欣脩治，隄防引淝水入陂，溉田萬餘頃，無復旱災。淝水即淝水，源出霍山，縣逕壽州西北，流入淮。

辛未，元嘉八年，魏神龜四年，燕王馮弘太興元春正月，夏滅秦，以秦王暮末歸殺之。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

遂遣其叔父章伐攻南安，城中大饑，秦出連輔政代北複姓，有出連氏，輔政其名也。等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與觀出降。夏主

竟殺之。夷其族。西秦自乞伏國仁據宛川至暮末亡，凡四主，合四十七年。

二月，魏克滑臺。宋檀道濟引兵還。先是，魏攻宋滑臺，檀道濟自清水往救，敗魏師于壽張。本漢壽良，後漢更名故城在泰安府東平州明初始移。

置今治屬兗州府。道濟復自濟上至厯城，魏軍三十餘日，聞道濟與叔孫建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道濟軍

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魏主復使將軍王慧龍太原晉人助之，遂克滑臺。宋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煮鼠食之。魏道濟等食盡，自厯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怙懼，將潰。道濟夜執脩之，嘉其守節，以為侍中。道濟等食盡，自厯城還，士有亡走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眾怙懼，將潰。道濟夜

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及旦，魏軍見之，謂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道

濟命軍士皆被帛，已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疑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魏以王慧龍為榮陽太守。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

侍，以慧龍為榮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歲歲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問于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圖宋人。』魏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

魏以王慧龍為榮陽太守。魏司馬楚之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以慧龍為榮陽太守。慧龍在郡十年，歲歲並修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宋主縱反問于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圖宋人。』魏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

謝述乞貸死
既見酬謝恩優
奪主恩並受其
表可謂得人臣
事君之義所惜
猶告其子耳然
戰之明年抗疏
論陳說紛紜
惟恐世人不知
事由己出者其
膏膏渠

將軍如虎視相中害朕自知之不足介意宋主獲遣刺客呂元伯刺之元伯詐為降人求屏人語慧龍
疑之使探其懷得尺刀元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遂釋之從慧龍卒元伯守其墓終身不去

夏六月夏主定擊涼吐谷渾襲敗之執定以歸先是夏主與魏人戰敗走上邽魏取安定隴西既而魏克平

涼復取長安至是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萬餘口自治城濟河欲擊北涼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

慕璆遣騎三萬乘其半濟還擊之執夏主定以歸既而送定于魏魏主殺之亡凡三主合二十六

閏月魏遣使如宋求昏魏主遣周紹聘于宋且求昏宋主依違答之

宋以劉湛為太子詹事給事中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浸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有隙帝心

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是時王華王雲有皆已卒領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

事中其參政事而以張劭代湛後劭生賊當死將軍謝述上表陳劭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劭免劭

納耳若此述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綽對前焚其表謝述字景先景仁之弟

秋九月魏以崔浩為司徒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障泥數十年不易魏主使歌工悉領羣臣

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魏徵世曹道逸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元字子真博陵崔綽字安平趙郡李靈

平字武符河間邢顗字宗敬渤海高允字伯恭廣平游雅字伯度太原張偉字仲業等皆賢儒之膏冠冕州邦

如此比者盡赦州郡以禮發遣遂徵元等數百人差次叙用崔綽以母老固辭元等皆拜中書博士元舅崔

深浩欲入整流品明辨姓族元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如三思浩不從由是得罪于眾

冬十月魏使崔浩定律令魏主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平盡者負殺羊抱犬沉諸淵初

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關左懸磬聞鼓以達寬人若得詣關槌鼓登

時上聞也

壬宋元嘉九年夏五月宋太保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褊隘好折辱人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宋主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宋主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秋七月宋益州人趙廣作亂宋益州刺史劉道濟弟之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聚眾興利商賈嗟怨流民

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招合蜀人千餘攻殺巴興晉縣南江元省故城在遂寧縣令遂陰平有

南陰平北陰平北陰平也太守道濟遣軍斬之先是道濟欲以帛氏孫也奴孫也梁顯為督護費謙固執不

與氏奴等與鄉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蜀漢縣在德陽縣山中聚眾向廣漢攻陷涪城于

是涪陵晉郡今四川重慶府涪州是江陽漢縣晉為郡今遂寧漢縣晉置郡今仍為縣屬潼川府諸郡守皆棄城走廣等進攻成都道濟

嬰城自守廣乃指陽泉寺迎道人袍穿程道養言是飛龍推為蜀王建號太始以道養弟道助為長沙王廣

及梁顯等皆為將軍眾十餘萬四面圍城道濟遣參軍裴方明等出擊先敗還已頻破之明年城復攻逼成都時道濟已卒方

明匪不發喪以兵擊賊大破之賊退屯廣漢分守郛城荆州刺史臨川王義慶遣巴東太守周藉之以兵來救方明與藉之合攻郛克之斬程道助進擊廣漢賊眾奔潰涪蜀皆平

癸宋元嘉十年魏延和二年北夏四月涼王蒙遜卒子牧健立

蒙遜病甚國人以世子善提幼弱而其兄牧健聰穎好學立以為世子蒙遜卒牧健即位遣使請命于魏魏

主遣太常李順拜牧健為河西王初魏主遣李順至涼涼王蒙遜箕坐聽凡無動起之狀順正色大言責之

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皆庸才惟牧健器性類立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魏也及是

牧健使至魏主謂順曰卿言蒙遜死牧健立皆驗朕

冬十二月宋謝靈運有罪誅靈運好為山澤之遊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

稽太守孟顥字彥重表其有異志靈運詣闕自陳宋主以為臨川內史靈運適放自若為有司所糾遣使

收之靈運執使者與兵逃遁作詩曰韓亡子房養秦帝魯連恥道討擒之廷尉論正斬刑宋主愛其才降死

靈運真是作反
乃以詩文過果
有其志則不應
為宋官矣更以
恃才陵物為其
及禍之由是曲
為運就豈春秋
正義哉

斧推斷稍輕實
數人臣豈皆聚
立以待乃前誇
屈申之堅後後
斧推之利遂不
自知其言之鑿
初看書家應道
不堪一嘆

徙廣州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于三江口在廣州府番禺縣東南鬱水為西江浪水為東江

三江裏取之不果詔于廣州棄市靈運恃才放逸自以名聲才能應參時政同時名位素出其下者並見其過意甚不平又多所陵忽故及于禍

宋元嘉十一年春宋梁秦刺史蕭思話南蘭討楊難當破之先是宋主聞梁秦刺史甄法護中山無刑政

不治乃自徒中起蕭思話思話先為青州刺史魏克滑臺思話使代之未至楊難當舉兵襲法護法護棄城

奔洋川即洋水在漢中府西鄉縣東北經洋水難當遂有漢中之地至是思話至襄陽遣司馬蕭承之為前

驅難當焚掠漢中引眾西還留軍分守思話與承之共擊屢破之既而難當遣其子昶將兵擊蕭承之為承

之所敗承之與昶相拒四十餘日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昶悉衣犀甲戈矛不能入承遂悉收漢中地置戍

設萌水即白水江在四川保寧府昭化縣西北水經注白思話徙鎮南鄭難當奉表謝罪詔赦之甄法護

燕王弘稱藩于魏先是魏主攻燕圍和龍燕尚書郭淵勸燕主送款獻女于魏之為附庸燕主曰曷覺在前

結怨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已而魏主拔燕旁郡引兵西還至是燕王遣使奉表謝罪于魏以李

女充掖庭魏主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燕主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什門使燕被什門在燕二十一年

不屈節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乙未元嘉十二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燕王弘稱藩于宋初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衛之士多在戰陳行宮人少雲中鎮將朱修之本宋將被謀與南

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浮海南歸以告將軍毛修之亦宋將降魏事具前不從乃止既而事泄朱修之逃奔燕由是魏

人數伐燕燕主遣修之南歸求救修之汎海還建康拜黃門及是燕日危蹙燕主不遣太子遣使至宋奉貢

稱藩宋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

涼有神投書于敦煌東門有老父投書于敦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涼王拔健以問奉

常張順對曰昔號之將亡神降于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捷不悅

夏四月宋以殷景仁為中書令中護軍宋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

湛以景仁位過素不踰已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又以景仁專管內任謂其間已猜隙漸生司徒義康專

秉朝權湛嘗為其上佐遂委心自結欲因其力以傾景仁至是宋主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湛愈憤怒使

義康毀景仁而宋主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人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不許湛又陰謀遣人

聞之湛遣軍將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放湛謀不行義康傳屬及諸附湛者得相約勒無敢惡殷氏之門

惟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宋主常使炳之街

命往來湛不疑也庾炳之字仲文鄆陵人

六月宋大水設酒禁揚州諸郡大水運徐豫南兗穀賑之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字道明田以為酒糜穀而不

能療饑請權禁止從之秋七月宋禁擅鑄像造寺者丹陽尹蕭摹之南蘭陵人思上言佛入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材

竹銅絛縻損無極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

宋元嘉七年魏太延二年春三月宋殺其司空檀道濟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

子又有才氣朝廷疑之宋主久疾不愈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會宋主疾

篤義康請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高世之勳自既至留累月宋主稍聞將還未發會宋主疾動義

康稱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下詔稱道濟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并其子植等十一人誅之

又殺其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

乃壞汝萬里長城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懼

劉湛始因景仁而進既乃猜嫌忌嫉反噬相加阿附權藩藉勢傾害實小人為險之尤者宋主既聞其謀乃不即為躬治而隱忍以釀禍何哉

國家設守令以牧百姓其責重不法者國為可恨若魏詔吏民告守令則非矣小民得以犯上則名分蕩然紀綱不振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儆儆自有國法何其計之拙耶

夏魏伐燕王弘奔高麗即高句麗魏伐燕城清古弼攻白狼城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之在今熱河八溝境先是燕太常陽峪

勸燕主速遣太子質魏燕主不從密遣尚書陽伊請迎于高麗及是高麗遣將以數萬眾至和龍燕主焚宮

室帥龍城見戶東徙古弼部將高荀子帥騎欲追之弼醉拔刀止之故燕主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車徵弼及城清至平城皆繫為囚卒高麗處燕主于北豐地名高麗

二年燕主復遣使求迎于宋高麗人殺之北燕自馮跋篡立及亡凡主合二十八年

秋七月魏伐楊難當于上邽降之先是赫連定西遷難當遂據上邽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王后太子置

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至是魏伐之先遣使齎詔諭旨難當懼遂奉詔降

冬宋鑄渾儀初高祖克長安得古銅渾儀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

分以水轉之皆明中星與天相應

丁未元嘉十四年夏五月魏詔吏民告守令罪魏主以民官多貪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于是姦猾

專求牧宰之失迫脅在位橫于閭里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

西域朝貢于魏先是西域龜茲疏勒烏孫皆漢時舊國注俱見前悅般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本北

能去者居龜茲渴槃陀在葱嶺東其國有高山夏多積雪鄯善焉耆等注亦俱見前粟特一名溫那沙在葱嶺之西康居西

國入貢于魏魏主以西域去中國絕遠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有司固請乃遣行人王恩

生等二十輩使西域皆為蠕蠕所執恩生見報連可汗持節不屈魏主遣使迎之竟不能達西域至是魏主復遣侍郎

董琬等招撫九國琬等至焉耆其王甚喜曰破落那即漢大宛國去代萬里者古在破落那西北故康居國也

二國皆欲稱臣奉貢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琬等送琬等勞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

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

涼遣子入侍于魏遣使如宋魏主遣李順徵涼世子封壇入侍涼王牧健奉詔亦遣使詣建康獻雜書并求

書數十種宋主皆與之李順自河西還則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逞也今和龍

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熟主乃止

戊宋元嘉十五年春二月宋以吐谷渾慕利延為隴西王

冬十一月丁卯朔日食

宋立四學以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為給事中不受豫章雷次宗好學隱居廬山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接南康

朱子以為即為嘗機為散騎侍郎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于雞籠山今曰雞鳴山在江西北使聚徒

教授宋主雅好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字彥德廬山江寧人立元學太子率更令東官主官職如衛尉何承天立史學司徒

參軍謝元字靈運從弟立文學并次宗儒學為四學宋主數幸次宗學館會次宗以巾幘巾幘者服也謂單衣也江

侍講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宋主恤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弛百官

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出租供役止於歲賦農出暮歸白事而已閭閻之內

己宋元嘉十六年魏太延五年春二月宋以衡陽王義季武帝少子都督荆湘等州軍事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

居荆州臨川王義慶在荆州八年欲為之遷代故以義季為荆州刺史義季當春月出城有父老被苦而耕

戒曰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殺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止焉曰賢者也命賜之食

夏六月魏主伐涼秋九月涼王牧捷降涼王牧捷通于其嫂季氏季氏毒魏公主魏主以其妹武魏主遣

醫救之得愈魏主徵季氏牧捷不遣使居酒泉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浩曰牧捷逆心已露不可不誅魏主

乃大集公卿議于西堂以農王美斤等皆以為牧捷罪惡未彰宜加恕宥且聞其土地鹵瘠難得水草若攻

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崔浩惡李順順使京州順十二返涼武宣王蒙遜與順游時為蒙遜之

崔浩及是順與古弼皆曰姑藏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咸而天梯山上積雪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仰之

李順向有豪邁不敬之對甚又種麥其圃知之

歷史家前漢子
盾若是是足事
成川人資既漢
則至今尚然非
盡數証也

一單面以何蕃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何得通渠溉灌此言大為政經矣
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不可欺耶魏主聽之乃出見斤等
辭復言唯唯而已將軍伊祗代言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宜從浩言眾議皆不可用魏主從之六
月發平城使穆壽代人輔太子晃監國又使大將軍祗敬魏北方諸姓有統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蠕蠕

命公卿為書讓收捷魏人七月至上郡屬國城漢上郡屬國都尉治廳城在今陝西榆林府榆林縣部分諸軍以源賀魏主兄姑臧水軍豐統為鄉導八

月收捷求救于蠕蠕魏主至姑臧遣使喻收捷出降收捷嬰城固守魏主分軍圍之魏主兄姑臧水軍豐統

卿言驗矣始太子晃亦以西伐為親至是詔報之曰姑臧東西門外涌泉合九月姑臧城潰收捷帥其文武
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渠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井地特有西報以釋汝發九月姑臧城潰收捷帥其文武

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而禮之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伊祗代言局之士

雖放魏主特愛之北涼自魏業改元沮渠業避墓立至收捷亡凡三主合四十二年

冬十二月宋太子劭冠 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意之所欲宋主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

魏主還平城 魏主猶以妹婿待沮渠收捷拜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魏從有告收捷與魏臣民涼州自張氏

以來號為多士收捷尤喜文學其臣關駟關氏有蘭止之後以名張湛交通謀反者認駟死涼州自張氏

字世隆俱宗欽字景趙字元明俱程駿字驥驎平曲程弘字駿從魏主皆禮而用之初安定胡叟字倫許

往從收捷收捷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僧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一外慕仁義而

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而待也遂適魏至是魏主以為先識拜虎威將軍河內常爽字仕明世寓涼州不受

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方尚武功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敞為博士十餘年

魏命崔浩高允修國史 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侍郎高允張偉參典著作浩集諸歷家考校漢

元以來日月薄蝕五星行度并讖前史之失別為魏歷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益聚東并崇星傳太

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皆沒

收元已非正理
况傳會神書以
直君自號千古
今紀年之延無
有基於此者

於中東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擇背日而行此乃歷術之淺事而史官欲神其事不極推之於理今說
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識今猶令之謬也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耶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
宣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眾乃致服
十月為丑漢初因之天文志所云十月五星聚東井乃今之七月也宋劉歆之論甚詳已具前五星聚條下
允雖明歷初不推步論說惟東宮少傅游雅知之數以災異問允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既已知之復懼
漏泄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遽問此

魏除田禁 魏主問高允何政為先允曰臣少賤唯知農粟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也時

魏多禁封良田故允及之魏主乃命悉除其禁以賦百姓

庚寅元嘉十七年魏夏四月戊午朔日食

六月魏大赦改元 魏主改元太平真君取寇讎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真君故也

冬十月宋領軍劉湛有罪誅以彭城王義康為江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始興王濬

為揚州刺史 宋司徒義康專總朝權 宋主藏疾積年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親嘗不進或連夕不

大事或以錄命斷之勢傾遠近朝野輻轉義康躬身引接未嘗稍懈士之幹諒者多被恩遇然素無學術

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朝野輻轉義康躬身引接未嘗稍懈士之幹諒者多被恩遇然素無學術

述置私位六千人四方獻饋皆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欲倚義康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

之無復人臣之禮宋主浸不能平殷景仁密言于宋主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裁抑宋主然之義康

長史劉斌 王履 劉敬文 孔允秀 皆以傾陷有寵于義康宋主嘗獎篤使義康具願命

詔義康還舊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皆不答而允秀等輒就尚書

議曹索晉立康帝舊事義康不知也及宋主疾瘳微聞之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遂結朋黨

伺察禁衛有不與己同者必有方構陷之自是主相之勢分矣既而湛遭母憂去職自知罪戾已彰無復全
地謂所親曰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今既窮毒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至是宋主收湛下詔誅之

宋祖起自艱難
新洲初衣留示
子孫可也轉付
王家亦何為者
而會稽王竟視
如獲符為其子
如獲命時嗚呼
橫若此其貽謀
之不可不察矣
我母汝父云云
直是委巷婦嫗
漫罵口吻不可
與光武如草陵
事相提並論
快快不得志蓋
士君之常然亦
何至謀叛而當
時謝靈運范曄
比比皆是可見
偏安季世政無
綱紀矣然文帝
既知逆惡之萌
又恐以妬才信
譏為禍濡足不
斷卒至芽孽符
柯悔之已晚小

及斌等八人義康表遜位詔以為江州刺史出鎮豫章

拂拭衣冠左右莫曉其意至夜聞呂猶稱脚疾以小牀與就生謀討處分一以委之初禮道濟處沈慶之也

累此湛之夕宋主召之慶之或謂將降而入宋主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臣主不容緩服乃遣

收劉斌殺之將軍徐湛之與義康親厚被收當死其母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臣主不容緩服乃遣

以錦囊盛衣被地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汝父所作今日得一飽餐遂殺我兒耶宋主乃救之王

履叔父球為吏部尚書簡淡有美名以履性趨利乘成之至是履徒號告球球曰常日語汝云何履不能對

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宋主以球故免履死廢於家初吳興太守謝道聚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至是義

康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班初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取也宜哉宋主下詔述若得義康必不至此

久之宋主既會稽公主宴集甚歡惟主起再拜悲不自勝曰車中虎故稱為班車子義康小子將山即鍾

徐湛之字孝源東海鄉人王球字清玉謫之子劉班劉湛小字班虎故稱為班車子義康小子將山即鍾

初在上元縣東北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宋主乃安之景仁為揚州刺史尋卒以王球

為僕射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娶之子沈演之字重真為左右衛將軍對掌禁旅庾炳之為吏部

郎俱參機密高書何尚之之言於宋主曰翁宗志趣異常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營或不得不加缺缺缺缺

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辛未元嘉十八年魏春正月宋以彭城王義康都督江交廣州軍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以為都督三州軍

事前龍驤參軍扶令有上表曰彭城王先朝之愛子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誘之愆正可導以義方奈何一旦

黜削遠送南垂萬一義康年命窮盡奄忽于南臣雖微鷃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

枝之傷樹乎願至召還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寡多

主宋元嘉十九年魏春正月魏主詣道壇受符錄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

法開古以來未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錄令其高不聞雞犬聲以

不忍則亂大誅
所以為千古鑑

夏五月宋討楊難當平之先是楊難當寇宋漢川宋遣龍驤將軍張方明等討之至是方明等至漢中與劉

真道

武帝從母弟懷敏之子

分兵攻取旁邑難當遣兵拒戰方明等大破之難當奔上邽獲其兄子保熾又獲其子虎

方明以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

以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鎮其地立保熾為楊元後守仇池魏人迎難當詣平城真道方明生匿金寶善馬下獄死既而魏擊宋仇池取之胡崇之被擒

楊保

秋七月甲戌晦日食

九月宋以沮渠無諱為河西王涼之亡也牧犍之弟無諱出奔敦煌寇魏酒泉拔之已而魏克酒泉無諱遂

奪敦煌西據鄯善

今甘肅西安府之西有地名鳴斯即古鄯善國

時州人閼爽

涼故太守據高昌

今吐魯番地漢為車師前部高昌壁涼張駿于此置高昌郡為唐契

苻所攻爽遣使詐降于無諱欲與之共攻契比無諱至高昌契已死爽閉門拒之無諱因襲拔高昌遣使

奉表于宋宋以無諱為河西王

諱尋亦卒

冬十二月宋修孔子廟詔魯郡修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

魏以李寶

字懷素西涼武昭王為之孫

為敦煌公

寶自其伯父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北奔伊吾遺民歸附者稍至二千餘

眾及沮渠無諱棄敦煌而西寶帥眾自伊吾入據之繕修城府規復先業遣使奉表于魏魏以為鎮西大將

軍敦煌公已而寶朝于魏魏遂留之

魏尚書李順有罪誅魏主使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

誤國賜死

癸未元嘉二十年魏

夏四月魏殺其武都王楊保宗秋七月宋立楊文德為武都王

魏河間公齊

烈帝之與

武都王楊保宗對鎮維谷

即聖谷注見前

保宗弟文德說保宗閉險自固以叛魏或以告齊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

之其屬符達等遂舉兵立文德為王據白崖

山名在漢中府洋縣北

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仇池公魏將軍古弼

擊之文德退走皮豹子人督關中軍至下辨魏以豹子為仇池鎮將文德遣使求援于宋宋以文德為征西大將軍武都王

九月魏主襲柔然走之

魏主如漠南以輕騎襲柔然遇救連可汗太子晃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

速進擊之尚書劉潔曰賊營虛其眾必多不如須諸軍大集擊之晃曰虞盛者軍士驚擾也何得營上而

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之不及獲其後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惶駭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始乃徐行魏主深悔之自是軍國大事皆與晃謀之司馬楚之別將督軍擊柔然發擊之戰而軍中有

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俄而賊至水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甲宋元嘉二十一年春正月宋主耕藉田大赦

魏太子晃總百揆魏以太子晃總有揆以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雁門平古弼輔之弼忠謹實直

固太廣乙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棋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復陳聞忽起持樹頭

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矣事朕之遇也樹何罪置之弼乃具以狀聞魏主可之弼曰為

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就請罪魏主詔令冠履就殿且諭之曰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乃為之勿顧慮也

魏禁私養沙門巫覡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者皆遣詣官過二月十五日不出者沙門

巫覡死主人門誅魏令公卿子弟皆入太學魏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有工商賈之子各習父兄之業毋得私立學

校違者師死主人門誅二月魏尚書令劉潔有罪誅樂平王明元帝以憂卒初魏尚書令劉潔久典機要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

及將擊柔然潔諫止之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潔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胡三

即鹿渾海之谷也潔矯詔易其期至鹿渾谷欲擊柔然潔又止之使侍諸將留六日而諸將不至柔然遂遠

古弼在魏頗著直聲然亦何至於君前起持樹頭之激龍者依青蒲舉殿檻而橫奈何曾失禮若此乎但園棋不聽奏事亦乖陛下之體元魏君臣益兩失之